

陈衡哲小说

西风

虹影丛书



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

名誉主编

冰心

主编

柯灵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陈衡哲小说



编

选

罗

岗

西

风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虹影丛书

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

陈衡哲小说

西 风

编 选 罗 岗

责任编辑 王立翔

装帧设计 姜 明

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

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开本 850×1092mm 32开 插页 4

字数 100,000

版别 1997年10月第1版

书号 ISBN 7-5325-2282-2/I·1160

地址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

印刷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

印张 5

印数 6,001—11,000

版次 1998年6月第2次印刷

定价 11.30元

□ 序 □ 言 □

朽灵

中国封建宗法制度及其社会的影响,绵延浩邈,几乎与中国的历史等长,而其中极其重要的构成部分,也就是妇女受难史。尽管如此,大公无私的缪斯女神并不曾忽略对女性的关注,在那样沉重的命运压抑之下,也没有扼杀女性绚烂的文学才华,只要我们略举几个名字,例如蔡琰、李清照、朱淑贞、陈端生,就足以说明问题。武则天是女皇帝,不是作家,但她也赋有强烈的文学细胞,从她的政治敌人对她公开讨伐的檄文中,能够撇开杀伤力极强的凌厉词锋,用文学眼光欣赏其中的文采,认为不用这样的人才是朝廷的失职。古今中外的统治阶层中,不乏雄才大略之伦,有这种雅量的,还不见有第二人。

女性文学世界的真正形成,是在“五四”新文学运动中。毅然割舍经过几千年千锤百炼,公认为“至善至美”的文言,而引用“引车卖浆”者流的大白话来作文学这样精致的上层建筑工具,无疑是一场石破天惊的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。——就文论文,是否有必要对文言采取如此坚壁清野的策略,属于另一论旨,此处姑置不论,因为这场革命太重要了,是中国现代化工程必不可少的工序。发起和参与这场启蒙运动的,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之为先知、先驱、战士,而其中有不少女性,如陈衡哲、谢冰心、凌叔华、冯沅君、黄庐隐、苏雪林等等,就在这先进队列中。

白话文运动发生在古神州大陆,酝酿期却延伸到大洋彼岸。当时留学美国的胡适揭竿而起,提出白话文学的主张,却遭到周围朋友的反对,感到很孤独,唯一表示同情的是一位女留学生,胡适称之为“最早的同志”,那就是陈衡哲。她第一篇白话文学试作《一日》,发表于1917年《欧美学生季报》第一期,比现代文学史公认的新文学短篇小说开山之作,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还早一年。

也许我们还可以把年历倒转十轮,回顾一下在1907年慷慨成仁的女革命家秋瑾。她风神俊朗,是美人胎子,又是女诗人。她的吟咏多出于一时感兴,不是呕心沥血之作,她用白话文写的《敬告姊妹们》,是一篇政治宣言,却写得酣畅流利,锦心绣口,个别精彩的段落,完全称得上是相当成熟的白话美文。

从1917年到1949年,是新文学诞生后的第一个自然段,三十而立,已经成人了。女性文学世界和新文学是

浑然一体，同步成长，也已亭亭玉立。文学是作家人格、个性与心灵的感应，女性文学自有女性的特点，大而化之，按时间流程划分，第一代如陈、谢、凌等，以及稍后的林徽音（可惜她留下的作品不多），大都出生于仕宦之家，还是清末的遗民，有的留学海外，浥欧风，沐美雨，或多才多艺，或作家而兼学者，格调高雅清婉，上承古典闺秀余绪而别具“五四”新姿。第二代如丁玲、石评梅、白薇、沉樱、谢冰莹、杨刚、萧红、罗淑、草明、赵清阁、罗洪等等，由于世情鼎沸，国是螭蟾，襟袖渐染风霜，笔端时见忧患，有的直接投入左翼运动，献身理想。第三代登场，已在抗日烽火之中，情况颇为特殊。在沦陷区上海，出现了影响大小不同的女作家群落，竞爽一时。杨绛海外归来，蛰居“孤岛”，以两部清新优美的喜剧创作初试锋芒，已俨然大家气象。张爱玲惊才绝艳，造成“张迷”无数，至今绵延不绝。苏青把“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”一语标点轻轻移位，变成“饮食男：女人之大欲存焉”，轰传一时，又对女性独立生活一事，发为感慨：“我想想，我家连一枚钉子，也是我用我自己的劳力换来的，可又有什么意思呢！”（大意）由此可见其风格。称为“东吴女作家”群中，施济美可为代表。北平沦陷区，则有著名的梅娘，当时与张爱玲并称，曾有“南玲北梅”之说。

人事代谢，世代更新，“五四”的灯火辉煌，左翼的风云叱咤，抗日的血肉纷飞，转眼都成陈迹，而文苑岁月悠悠，女性文学世界的一代风华，有如雨过天青，彩虹横空，依然历历在望。

谚云“红颜薄命”，古代才女，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命运

奇苦。现代才女,也好不了多少。境遇坎坷,婚恋失意,才情横溢,生命苦短,不过是平凡的社会性悲剧,表明美妙的乌托邦还很渺茫,“刘郎已恨蓬山远,更隔蓬山一万重”。最不幸的,是满腔热血,投身革命,却被列名另册,放逐蛮荒,再回头已百年身。有的还不明不白,赔上了性命,不像封建时代的革命党秋瑾那样,活得轩昂,死得壮美,如诗、如骚,可歌、可泣。二十年代即已成名的陈学昭,到过赛纳河,饮过延河水,垂老还戴过“右派”帽子。三十年代的左翼女诗人关露,抗战中奉派打入敌伪阵营,成为一匹特洛伊木马,处境险恶,外界不明真相,目为民族败类,弄得声名狼藉;胜利后不但无功,反而以此涉嫌获咎,晚境困苦。梅娘受尽折磨,白头才得苏息。施济美守身如玉,本身的恋爱故事,缠绵悱恻,也逃不了“文革”大劫。……倘有当代学人,秉大公心,奋春秋笔,写一部“现代女性文学史”,以文事为经,人事为纬,史事为后景脉络,纵横奥丽,荡气回肠,一定大有可观。

令人鼓舞的是,现在中国女性文学,已如春草怒茁,绿遍天涯。不但大陆、香港、台湾俊彦辈出,卓有声誉的女作家、女诗人、女学者,足迹已遍于全球。她们的视野、感觉、人生体验、呼吸的空气都是新的。她们避免了重蹈前人的历史轨迹,直接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。

我们女性文学世界的前辈,当年筚路蓝缕,开荒播种,犹似玉树临风,现在至少已是祖母级人物,老成凋谢,健在者寥若晨星。“五四”元老中,只有冰心老人硕果仅存。一代典范,如岭上青松,历经霜欺雪压,高风劲节,愈见峥嵘。苏雪林老人,已到了百岁高寿,现在台湾,新写

的自传已在大陆问世。让我们为她们深深祝福,并向曾
为女性文学作出贡献与牺牲的前辈致谢致敬。

1997年8月16日

□ 编 □ 选 □ 说 □ 明 □

世纪回眸,如果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一番新的审视,女性文学的崛起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。女性意识的逐步觉醒,女性写作的逐渐成熟,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显著标志,一道十分美丽的风景。进入九十年代以来,海内外研究界对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日趋活跃,这是可喜的同时也是值得重视的现象。

但是,由于历史的原因,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女作家作品的挖掘、整理和出版还很不如人意。有鉴于此,我们编选了这套既为专业研究拾遗补阙,又可供一般文学爱好者阅读欣赏的“虹影”丛书,自“五四”新文学运动至一九四九年止,在小说创作上有个性有特色的女作家均在我们遴选的范围之内,不同创作倾向和艺术风格的兼收并蓄,一些长期被忽视、被冷落但小说成就斐然的女作家则予以优先考虑。尽管丛书的篇幅有一定的限制,除

特殊情况外只能入选中短篇小说,我们仍力求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入选作家的创作轨迹,注意搜集其公认的代表作和未结集但成就甚高的佚文。对已有全集或文集行世的大家名家,我们也注重纳入体现其女性创作特点的作品,以显示与众不同的编选视线。每种选集之前均有编选者撰写的导读文字,简要介绍该作家的生平、行谊和艺术成就,对这些作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女性文学史上如何定位,也发表一家之言。

丛书的编选整理,基本援用作家首次发表或结集首版中的作品,严格尊重原作,保留白话文草创时期和作者的习惯用语;同时,还进行多方核对、引证,改正原刊的各种排印讹讹,以期有别于目前一些出版物翻印旧籍,不作丝毫整理的粗率作风,为新文学作品的更好流播,作一些严谨的基础工作。

“五四”的新文化运动,给二十世纪的文学带来了蓬勃的新生命,同时也孕育了前所未有的女性作家的繁荣创作。她们以丰富的生活体验、深邃的人生思索、多姿多彩的笔触,倾注着对文学对生活的挚爱;她们的创作从稚嫩而渐丰满而渐成熟,犹如经历了新旧交替的时代风雨,冲破了几千年的沉闷,而终于横空出世,幻化出绚烂缤纷的七色彩虹,放射着一种生命的美。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这道辉映着女作家们创作生命的彩虹,仍然投影于文学创作的苑囿之上,对今天的文学创作仍有着不可割裂的影响,而且我们相信,她们所贡献的才华和付出的艰辛努力,必将成为值得后世景仰的壮伟风景。我们将丛书取名为“虹影”,其象征意义也正在这里。但愿我们

这套丛书能成为这道“虹影”的缩影，让今天的读者尽可能真切地再睹半个世纪前的那道绚丽风景。

陈子善

1997年7月13日于上海

□新□文□学□“最□早□的□同□志”□

胡适曾在《〈尝试集〉自序》中追述当年在美国和一班朋友讨论语言、文学问题的往事,他说:“至今回想当时和那班朋友,一日一邮片,三日一长函的乐趣,觉得那真是人生最不容易有的幸福。我对于文学革命的一切见解,所以能结晶成一种有系统的主张,全都是同这一班朋友切磋讨论的结果。”但是,这班朋友像任叔永、梅光迪和朱经农并不赞成胡适的文学主张,他在这个问题上差不多处于孤立。胡适写下了那首著名的《蝴蝶》:“……剩下那一个,孤单怪可怜。/也无心上天,天上太孤单。”这首诗收入《尝试集》初版本时题作《朋友》,很能表达当时胡适的心情。他希望在寂寞中找到一个半个同行的“伴侣”。陈衡哲便是他理想的“伴侣”。胡适后来借为她的小说集《小雨点》写序的机会,说出了自己的感受:“民国五年七、八月间,我同梅、任诸君讨论文学问题最多,又最激烈。莎菲(陈衡哲的笔名)那时在绮色佳过夏,故知道我们的

辩论文字。她虽然没有加入讨论,她的同情却在我的主张的一方面……她不曾积极地加入这个笔战;但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,给了我不少的安慰与鼓舞。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。”(《小雨点·胡序》)

胡适称陈衡哲为“最早的同志”,是有道理的。当他们还在讨论新文学问题的时候,陈衡哲就开始用白话写作了。发表在1917年第1期《留美学生季报》上的《一日》,便是新文学最早的作品。但是,胡适称陈衡哲为“同志”,恐怕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。早在1916年,任《留美学生季报》主笔的任叔永收到陈衡哲寄来的两首五绝,一首是《月》:“初月曳轻云,笑隐寒林里;不知好容光,已映清溪水。”一首是《风》:“夜间闻敲窗,起视月如水;万叶正乱飞,鸣颺落松子。”任叔永看后,觉得“在新大陆发现了新诗人”,立即把诗抄寄给胡适,要他猜是何人所作(任叔永在给《小雨点》写的《序》中,则说故意骗胡适“是我作的”)。胡适的回答,一语中的:“两诗妙绝。……《风》诗吾三人(任、杨及我)若用气力尚能为之,《月》诗绝非吾辈寻常蹊径。……足下有此情思,无此聪明。杏佛有此聪明,无此细腻。……以适之逻辑度之,此新诗人其陈女士乎。”(《胡适留学日记》)这个似乎只能从古书上读到的“知音”的故事,为胡适所谓的“同志”加上了一个绝佳的注脚。因此,胡适对陈衡哲小说的评价至今仍是最具说服力的:“我们试回想那时期新文学运动的状况,试想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创作——《狂人日记》——是何时发表的,试想当日有意作白话文学的人怎样稀少,便可以了解莎菲的这几篇小说在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了。”(《小雨点·胡序》)

陈衡哲(1893—1976),江苏武进人,笔名莎菲,历史学家,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和四川大学历史系的西洋史教授。商务印书馆出版过她的《文艺复兴史》、《文艺复兴小史》、《西洋史》(上下册)等。解放后,因病长期在家休养,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。文学只是她治史之外的“余事”,陈衡哲自己也说过:“我既不是文学家,更不是什么小说家,我的小说不过是一种内心冲动的产品。它们既没有师承,也没有派别,它们是不中文学家的规矩绳墨的。它们存在的唯一理由,是真诚,是人类情感的共同与至诚。”(《小雨点·自序》)所以,她的作品并不多,只有短篇小说集《小雨点》(新月书店 1928 年 4 月初版)和散文集《衡哲散文集》上、下卷(开明书店 1938 年 12 月初版)。这次编选她的作品,除了将《小雨点》中的十篇小说全部收入外,还从《衡哲散文集》中挑选了偏重于叙事的八篇散文作为“附录”(不再在每篇作品末注明原出处)。所选散文既有回忆,又有记游,最早的一篇《加拿大露营记》写于 1919 年 9 月,那时她还在美国,最迟的一篇则是 1937 年 8 月完成的《我幼时求学的经过》。孟子说:“读其书,不知其人,可乎?”希望这些篇什能让我们看到一个更生动、更丰富的女作家、女学者陈衡哲。

需要说明的是,本书选入的作品均从初版本中辑入,除了对明显的脱讹加以补正外,其余一仍其旧,相信能够得到读者的理解。

罗岗

1997 年 1 月 23 日

目 录

序言(柯灵)	——①
编选说明(陈子善)	——①
新文学“最早的同志”	——①
小雨点	——①
一日	——⑧
波儿	——②①
老夫妻	——②⑤
巫峡里的一个女子	——②⑧
孟哥哥	——③④
西风	——④②
洛绮思的问题	——⑤①
运河与扬子江	——⑥⑦
一支扣针的故事	——⑦①

附录

- 纪念一位老姑母 —— 87
我幼时求学的经过 —— 85
重游北美的几点感想 —— 96
回到母校去 —— 105
从北平飞到太原 —— 115
北戴河一周游记 —— 129
再游北戴河 —— 130
加拿大露营记 —— 139

□ 小 □ 雨 □ 点 □

小雨点的家，在一个紫山上面的云里。有一天，他正同着他的哥哥姊姊，在屋子里游玩，忽然外面来了一阵风，把他卷到了屋外去。

小雨点着了急，伸直了喉咙叫道，“风伯伯：快点放了我呀！”

风伯伯一些也不睬，只管吹着他，向地下卷去。小雨点吓得闭了眼睛，连气也不敢出。后来他觉得风伯伯去了，才慢慢的把眼睛睁开，向四围看了一看，只见自己正挂在一个红胸鸟的翅膀上呢！那个红胸鸟此时正扑着他的翅膀，好像要飞上天去的光景。小雨点不禁拍手叫道：

“好了，好了！他就要把我带回我的家去了。”

谁知道那个红胸鸟把他的翅膀扑得太利害了，竟把小雨点掀了下来。

小雨点看见自己跌在一个草叶上面，他便爬了起来，两只手掩了眼睛，呜呜咽咽的哭起来了。他正哭着，忽听